

新一年的洗煤人

尚艳艳

时光不居,岁月如流。转眼间,我们结束了“干”字当头的牛年,迈入了“效”字为重的虎年,秉承着“以奋斗者为本,长期艰苦奋斗”理念的洗煤人以蹄疾步稳的步伐迈入了“管理提升强化年”、“改革变革见效年”、“学习对标跃升年”、“制度体系完善年”!

新的一年,洗煤人将众志成城,踔厉奋发,以奋斗者的微笑铆足干劲,在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征程上探索进取。

新的一年,洗煤人将真抓实干,勇于拼搏,以创造者的姿态力同心,开拓进取,在精益化管理和杜邦安全管理理念的指引下奋勇向前。

新的一年,洗煤人将坚持党建引领,强化五个引领,以奋进者的步伐铆足干劲、众志成城,在新时代的征程上续写企业发展壮大的崭新篇章。

新的一年,纵使平凡如你我,有一分光便能发一分热。新的一年,让我们一起用拼搏和汗水迎接更加幸福的生活,用崭新的面貌追逐属于自己的梦想,为企业发展、国富民强共同努力拼搏,无私奉献!

新的一年,祝您虎虎生威,龙腾虎跃;祝我们的企业蒸蒸日上,再创辉煌;祝伟大的祖国山清水秀、繁荣昌盛!

作者单位 洗煤厂



水墨丹青

高年生 摄

年的脚步匆匆而过,过年的往事亦如影片回放般愈加清晰起来。

大人们掐着指头,二十一缝花衣、二十二煮豆沙、二十三扫扫家、二十四糊墙围、二十五蒸花馍、二十六炖肉肉……孩子们则翻着日历纸,还有九天、八天、七天、六天、五天……就要过年了!

“桂花!桂花!桂花!”傻媳妇桂花用崭新的格纹布缝好了沙包,孩子们围着桂花欢实地踢沙包,邻居何姨扯开嗓子大喊:“怀疑就是你剪了新布,这是给燕子裁的新衣服,还没缝好,谁让你剪的?谁让你剪的?看我不打断你的腿!”新沙包被桂花扔出了好远,仿佛烫手的山芋,她一脸无辜和茫然,嗫嚅着:“我……我,我也不知道……”孩子们推搡着:“傻桂花、傻桂花、傻得冒气傻桂花!”

桂花的腿怎会让打断,邻居们拉得拉、拽的拽:“何姐,你和一个傻小姑子计较啥哩?”小孩子们着急忙慌地跑去捡回扔远的沙包,递给何姨,“看看,新布就做了沙包!这剪好的衣服,还没有缝好,硬生生地少了一块,过年我

家燕子咋穿嘛?”燕子缠在妈妈身后呜呜地大哭:“小姑坏蛋,小姑坏蛋,剪坏了我的新衣服,还我新衣服,还我新衣服!”“去去去,缠你小姑去,她剪坏的,又不是妈妈弄坏的!”

“唉,这个挨DAO子的!”何姨无奈地埋怨。“走走走,我给你对开剪坏的,补救一下!”妈妈拿着裁缝剪在何姨拿来的一堆剩布头上比对,格子、纹路比比对对、划粉划拉划拉几下,这样不好,那样也不行,不如这样可以?剪坏的红色格纹布衫在“咯噔噔、咯噔噔”的缝纫机踏板转动下,一会儿工夫便有了模样,喊燕子来一试,“哦,哦!补救的新衣服可真不错,分片的样式比不剪坏还好看呢!燕子穿上就是咱沟里的靓娃儿!”邻居们啧啧赞叹。

“啥鸡蛋啊?我把五颗蛋都撂水沟里了!”对门的王大娘端着一碗面来串门:“过年啊,忙了个忙!”

“啊,是矿上发的那鸡蛋么?”妈妈问。

“是啊,是啊,外头包一层湿麦秸儿的,不是给发5个么,拨开湿麦秸儿一看蛋皮都黑了,里头能好啊,果然是



旭日东升

高伟 摄

年 味 儿

张丽丽

儿时

年是一种味道
是鞭炮燃烧的味道
是饺子沾醋的味道
是铁锅炖肉的味道

中年时

年是一种体味
是家庭幸福和睦时的甜蜜滋味
是历经千辛万苦后的辛酸滋味
是品味人间冷暖后的混杂滋味

儿时

盼望着过年放炮
盼望着穿新衣裳
盼望着与小同伴走街串巷

中年时

期待着孩子健康成长
期待着工作顺意顺心
期待着老人身体健康

儿时总是盼着成大

中年时总是希望回到小时候

儿时不懂大人的苦

长大时回不到儿时的真

珍惜当下 活在当下

人无论何时
只要健康快乐就好

作者单位 水峪煤业

过年往事

康灵变

面全黑了,还是臭的哎!”王大娘忿忿的!

“哈哈,人家那是松花蛋,就是那样儿的,孩子她亲姨说给我的,抵烂糊了倒一些醋吃,才香呢!千万别扔了!真扔了?!”

“啊……真扔了!做饭那前儿早摞门前沟里啦!”

“快去看看,兴许捡回来还能吃!”

撂下饭碗,大娘忙不迭地向外跑,姐弟几个孩子们眼疾手快一溜烟跟着大娘往外奔!水沟里窄窄一溜儿冰面上,湿滑滑的,有调皮的孩子在玩冰车,有几只大、小狗儿还扎堆撕扯着什么撒欢儿,“嗨!嗨!”孩子们叫喊着,吓唬狗子,“松花蛋早给狗子叼了!”只见寸寸的湿麦秸儿散落在冰面……

“啊,这稀罕东西让我给祸害了!不过啊,就当给狗狗过年了!”那个年,王大娘最终还是吃了些妈妈给端过去的醋泡松花蛋。

过年了,吃饺子、放鞭炮、看灯展、吃元宵,不知不觉到了正月二十五,填仓节这天,家里总要用黄米面蒸制“糕灯”,圆圆的灯盏里油香扑鼻,棉线搓

制成油捻子,点燃的一盏盏“糕灯”放在院墙上,照亮了小院,摇曳的灯火里燃起了人们对“谷满瓮、粮满仓”的希望。不到一支烟的功夫,静谧的夜下,便有蹑手蹑脚,探头探脑的孩童来偷糕灯吃。一帮孩子靠在墙边挤暖暖,叠罗汉,“噗嗤”一声,糕灯灭了!偷走抢糕灯吃的一众孩童齐声高喊:糕灯高,糕灯高,吃了糕灯步步高!糕灯高,糕灯高,吃了糕灯长高高!隔壁的隔壁的强子哥年年偷吃我家的糕灯,但过了许多年也终究没有长高,倒是日子过得日益红火,家里开起了大饭店,还买了“小卧车”。

“吡吡闪闪的滴滴精、蹦蹦两声的二踢脚、PIA PIA的小摔炮,咿咿呀呀唱大戏、刺刺刺的溜冰车、嗖嗖嗖地滚铁环、舞狮斗龙地耍红火……”如今,随着人们生活的改善和日益丰富,记忆里“年”的必备元素越来越淡了,“年”的许多循环与传承已不复过往,传统习俗的年味儿慢慢地远去、远去,在日渐丰厚的年岁里一次次忆及、一次次品咂远去时光的声音……

作者单位 两渡煤业